

ZUIE

YIGE CONG DI YU ZOU CHU LAI
DE NUREN

A painting of a woman's face emerging from water, with a city skyline in the background. The woman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. The water is dark and textured. The city in the background has a prominent dome.

罪恶

一个从地狱走出来的女人

〔美〕 朱迪斯·古尔德 著

上册



罪恶

ZUIE

一个从地狱走出来的女人

〔美〕 朱迪斯·古尔德 著
喻林久 向晓红 马勋伟 译
西 海 审校



西人民出版社

罪 恶 (上)

一个从地狱走出来的女人

[美]朱迪斯·古尔德 著

喻林久 向晓红 马勋伟 译

西 海 审校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12.375 印张 插页 2 264 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190,000 册

ISBN 7-219-00543-1/I·145

定价: 2.95 元

主要人物表

海伦·朱诺——海伦·朱诺国际出版联合公司的缔造者和总裁，《时装》杂志的创办人。

里格尔·萨米尔塞特——英国福克尔郡公爵，政治家，企业家，后与海伦·朱诺结婚。

爱德蒙·朱诺——海伦的哥哥。海伦·朱诺国际出版联合公司的法律顾问。

斯丹尼斯诺·科瓦斯基——著名钢琴家，作曲家。海伦·朱诺的第一个丈夫。

沙格弗德·巴维尔——企业家。海伦·朱诺的第二个丈夫。

杜浦勒夫人——圣·纳泽尔的服装师，海伦·朱诺进入时装业的启蒙老师。

奥迪尔·约里——巴黎著名时装设计师，海伦·朱诺的恩师。

鲁巴·沙里拉——《时装》杂志总编。

雅克·雷纳特——摄影师，曾协助海伦创办《时装》，后背叛海伦。

卡尔·哈伯尔——德国私人侦探，受雇于海伦，找到了卡尔·冯·爱德菲尔德作为纳粹军官的罪证。

卡尔·冯·爱德菲尔德——前纳粹党卫队军官，迫害海伦一家的仇敌。

休伯特·德·莱格尔——法国南部波尔多附近一位伯爵，曾疯

狂追求海伦，失败后变为海伦的仇敌，杀死科瓦斯基的凶手。

马赛罗·迪特里——意大利服装师，由于海伦的扶持而闻名于世。后转变为冯·爱德菲尔德和休伯特的同伙。

希茜·巴维尔——沙格弗德·巴维尔的前妻，海伦的仇敌。

詹姆斯·科兰特·戈尔三世——银行家，被休伯特收买。后因挪用公款暴露而自杀。

张米龙——职业暗杀凶手。受雇于休伯特等人。

总 目 录

上 册

今天篇	1	危机	星期四	1月9日	 (1)
昨天篇	1	耻辱	巴黎	1944年	 (39)
今天篇	2	打击	星期五	1月10日	 (145)
昨天篇	2	强奸	圣·纳泽尔	1950年	 (161)
今天篇	3	转机	星期六	1月11日	 (269)
昨天篇	3	失身	巴黎	1953年	 (283)
今天篇	4	隐患	星期日	1月12日	 (377)

下 册

昨天篇	4	堕胎	巴黎	1955年	 (391)
今天篇	5	阴谋	星期一	1月13日	 (505)
昨天篇	5	讹诈	巴黎	1958年	 (521)
今天篇	6	暗害	星期二	1月14日	 (619)
昨天篇	6	离异	巴黎	1960年	 (641)
今天篇	7	死神	星期三	1月15日	 (765)

上册

目 录

今天篇	1	危机	星期四	1月9日	 (1)
昨天篇	1	耻辱	巴黎	1944年	 (39)
今天篇	2	打击	星期五	1月10日	 (145)
昨天篇	2	强奸	圣·纳泽尔	1950年	 (161)
今天篇	3	转机	星期六	1月11日	 (269)
昨天篇	3	失身	巴黎	1953年	 (283)
今天篇	4	隐患	星期日	1月12日	 (377)

今天篇

1

危机

星期四 1月9日



飞机顺利地降落在坚实的跑道上。透过机上的舷窗，她看见两排长龙似的灯光在薄雾中若隐若现。机舱里面空荡荡的，只坐着她一个人，正焦急地等待下机的信号。

那个男子站在跑道尽头等她。在他的记忆里，只有一样东西是他想要而又没有得到的，这就是正在走下飞机的那位小姐。她象奶油一样温柔，象野花一样芬芳，但又象钉子一样坚硬。他已耐心地等了她许多年。一小时前刚接到她的电话。

她走下舷梯，迷人的身躯沐浴在灯光里。她一眼看见了他，便全速朝这边跑了过来。高跟鞋在水泥地上碰出滴滴答答的响声。他也跑步朝她迎过去。两人在半路上相遇，热烈地投入了对方的怀抱。她亲热地靠在他宽大的胸脯上。他闭上眼睛，享受着这一分钟的甜蜜。她很快从他怀里挣脱出来。

“亲爱的，”他深情地说。“一接到电话我就跳上汽车开到这里。我们能在一起呆多久？”

“绕道这里已浪费了我一个小时。一小时以后我就得离开。”

“你只呆这么短？”

她缓缓点了点头。

两人并肩朝停在一边的小车走去。他为她打开客座边的车门，她侧着身子坐进去，小心翼翼地地理平裙子遮住膝盖。他从司机座这边上车，紧挨着她坐下了。然后默默无语地从上

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，交到她手里。这是一张一千一百万美元的支票。

她的眼神霎时变得坚定起来。“不！”她的声音低沉而有力。“这不是我中断飞行的原因。”

“请允许我帮你这一次。拿着吧。”他温柔地劝说着。

她脸上露出带歉意的微笑。“请原谅，我不能。”她回头看着窗外，眼光茫然投向远方。

“如果你能改变主意……，”他抿着嘴唇叹了口气，把支票放在她伸手可取的仪表板上。十五米外，飞机翅膀和尾翼上的信号灯有规律地一明一灭，圆圆的舷窗亮着鬼火一样的黄光。

一小时很快过去了，车里只剩下他孤单单的一个人。听着那震耳欲聋的轰鸣，看着飞机旋风似地拔地而起，渐渐消失在茫茫夜空。

跑道上的灯光熄灭很久了，他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车子里，望着四周无边的黑暗。心里感到无限惆怅。即使是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刻，她的愿望也只不过是在他身边坐一会儿。

支票仍在仪表板上。

二

在皮埃尔大饭店的豪华套房里，卡尔·冯·爱德菲尔德正抬起手看他那价值七千美元的皮亚吉金表，镀金钻石指针正指着八点过一分。他不由得冷酷地想，只有不到五个小时了，报复的时刻就要到来了。他坐在宽大的法国式椅子上，

双臂抱在胸前，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胳膊。惊慌和紧张不是他的本色。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说，卡尔·冯·爱德菲尔德永远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同时也能掌握别人的命运。

卡尔·冯·爱德菲尔德面容清瘦，憔悴，但他总是保持着无懈可击的贵族气派，见过他的人都假装忘记他是一个羊白头^①。他的肌肉灰白，象死尸一样没有弹性，头上只有寥寥无几的白发，近似于秃顶。他那怪诞的粉红眼睛使他专横的面容更加狰狞可怖。再加上长长的鹰钩鼻子和抛物线形白眉毛，使他活生生的象个魔鬼。可这个怪物却拥有许多炼钢厂、炼油厂、远洋运输船队，是个百万富翁。

冯·爱德菲尔德的工业帝国是从战后德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。不可一世的纳粹土崩瓦解了，德意志的精神消耗殆尽了，坦克的履带辗碎了曾经飞扬拔扈的民族梦幻，城市里冒出滚滚浓烟。整个德国土地上满目疮痍。

卡尔·冯·爱德菲尔德并没有因此感到痛心疾首。他不愿品尝战争留下的苦酒，而是镇定自如，认清形势。终于发现这是一个黄金般的时机。根据马歇尔计划，大笔大笔的钱正源源不断地流进德国。这对于任何一个有远见、有胆识、有勇气的人来说，对于那些有能力重建家园的人来说，都是天赐良机。冯·爱德菲尔德发现有些小商品、人们迫切需要的小商品脱销了。而人们为了搞到这些东西，愿付出几倍的代价。

是的，他知道在哪些被人遗忘的仓库里，储存着丙烷气体。于是，借着黑夜的掩护，他偷偷从那些秘密地点里把气

^① 皮肤、头发及眼睛缺乏正常色素的人，其皮肤苍白，头发微白，眼睛粉红。

桶挖出来，把它们运到英色耳河畔一个废弃的酒厂里。他足足干了两个月，当年冬天就得到了报偿。大自然站在他这一边，给人们送来了十年内最寒冷的冬季。燃料奇缺，他卖掉所有的丙烷，赚了一大笔钱。他用这笔资金筹建了第一座炼钢厂。

1946年，卡尔·冯·爱德菲尔德以战后建筑师的身份名噪一时。他的炼钢厂很快就成了重建城市和铁路的中流砥柱，他向人们提供钢梁和铁轨。同时，他的炼油厂为人们提供了保证机器运转、铁路畅通的原料。他的运输船队把油送到汉堡、不来梅城和不来梅港。很快他就无所不有了。在建立工业帝国的同时，他愉快地发现了一个真理：他积累越多，财富就增加得越快。就象是玩魔术，钱确实能赚钱。

1949年，他成了一个百万富翁。1960年，他的公司已发展成为有十七个国外分支机构的大型托拉斯。现在呢？现在他是全鲁尔公认的工业三巨头之一，财富无数，权力无边。

他那锐利的目光，扫视着这光线昏暗、陈设豪华的起居室。这套房在皮埃尔大饭店的十五楼上，有六扇窗户对着外面的第五大街。下面的中央公园颇为壮观，但他从未看过。厚厚的粉红金丝绒窗帘永远都是拉上的。没有自然色素保护的眼睛对光线十分敏感，他只好生活在黑暗之中。

冯·爱德菲尔德在纽约的套房没有多少德国气氛，整个房子的格调象是从凡尔赛搬来的。起居室的墙壁上，镶着法国摄政时期的格子板，是他从巴黎的套房里拆下来，用专船运到纽约的，这些格子板装在墙上，既美观雅致又有历史意义。大理石壁炉上方的天花板上，挂着一对威尼斯水晶玻璃枝形吊灯。墙上是一面泛着银光的威尼斯镜子，房间里摆着几把路易十六时期的中型单人沙发和椅子，全都罩着古色古

香的蓝色金丝绒椅套。料子都是18世纪的，已经变色并开始破烂。四周墙壁上还有几幅油画，三幅是莫奈的，两幅是高耶的。

扫视了一圈，他便站起来，若有所思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。今天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，他为这一天已经等待了许多年。

“今天我要扬眉吐气了。”他边走边想。“就象以往我每次复仇一样。只是今天意义更加重大，等待已久的报复，会比平常更凶猛，更不留情。”

他叹了口气又摇摇头。以前他总是象个复仇之神一样，快而狠地消灭敌人。有冯·爱德菲尔德工业有限公司作为坚强后盾，他面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。当然，什么事都有个例外，海伦·朱诺就是一个例外。在海伦面前，他象是大卫面前的戈里亚斯^①一样束手无策。而她的武器不过是她了解内幕，她了解他的犯罪事实。许多年过去了，他清楚地知道，她所掌握的材料并没有作废，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了身价，使她逐渐获得了权力，高踞于众人之上。她在利用他，他被迫成了她出版公司的持股人之一。他本想坚决拒绝，后来又屈服了。因为他面前只有两条路，要么屈服，要么……噢，不！他连想也不愿想那另一条路。她已经说得够清楚了。现在这些话，仍然就如达摩克斯^②剑一样悬在他的头上。他明白她不是吹牛。他太清楚她的为人了。

是呀！这位海伦·朱诺国际出版公司的缔造者，举世闻名的《时装》杂志的发行人，不能仅仅把她当成一个女人来

① 圣经中被大卫杀死的巨人。

② 古代一暴君的谄臣。常言王者多福，其君因以一发系剑，命其在剑下饮酒。

看。她天姿国色，铁石心肠，是个勾人魂魄、敲诈勒索的女妖。简言之，是个危险人物。她有力量置他于死地。有一次她差点就这么做了，他好不容易才使自己幸免于难。

他不存在任何幻想，类似的事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。

仇恨再一次把他的耳根烧红。这该死的婊子！他多么轻视她！

然而，今天不同了。他和其它几个同伙终于准备发动一场战争。她的末日就要到来了。

东部时间八点四十分，马赛罗·迪特里在头等舱里开始吃早餐。他向后一仰，靠在椅子背上，伸出已经喝光的香槟酒杯，要空中小姐再给他斟上。

“马上就来，先生。”她对他迷人地一笑。

她过来给他斟酒时，他也向她报以微笑。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，他边呷酒边想。噢，今天的一切都惬意极了。波音飞机上那沉闷的马达声仿佛在为他奏乐。以前他从未注意过，脚下那滚滚的云海多么令人心驰神往。从小窗户里射进的刺眼阳光也温柔可爱。他不想去放下窗帘，至少在今天不放。今天，连以前他乘飞机时从不沾的鸡蛋，也变得清香诱人。

因为两小时后，他就要在肯尼迪机场着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精心设计的每一项计划都会行动起来。每个齿轮都会朝着他指引的方向旋转。

一股满意的激流顿时涌遍他的全身。

马赛罗·迪特里现年42岁，橄榄色皮肤，中等身材。深灰色的头发又浓又密，仿佛从未梳理过。络腮胡使他的脸色绿里带青，随便怎样刮也刮不干净。他身穿灰色天鹅绒新式

上衣，配了一条灰裤子，里面穿着红衬衣，打着浅灰领带。除了头发乱蓬蓬的外，他这一身打扮象是个十足的新郎。他的指甲精心修剪过，胸前的钮扣闪着银光，腰间系着昂贵的眼镜蛇皮带，皮带扣是一粒十八克拉重的钻石。座位底下放着他的小提箱，也是灰色的。箱盖上写有他姓名的缩写字母“Md' I...Md' I”。和数以千计的旅客一样，他喜欢携带有标记的行李外出，特别是有他名字的烫金字母的行李。

在过去的十年里，他已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意大利首屈一指的时装设计师，尽管如此，在最初那段时间，他连最小的成功希望都极其渺茫。他那荒诞不经、甚至有些离奇古怪的设计，加上他卑微的农民出身，使整个时装工业和顾客望而却步。在贵族化时装流行的年代里，王子、公主、伯爵和伯爵夫人都希望看到新的时装崛起之时，“马赛罗·迪特里式”足以吓跑任何一位顾客。

正在这时，美丽的圣母伸出了援助之手。海伦·朱诺发现了他潜在的天才。仅在《时装》杂志上亮过几回相后，他在时装界的地位就直线上升，甚至已排到了另一个颇有天才的女设计师瓦伦丁萝的前面。迪特里后来才发现，自己虽然成了名，但代价十分昂贵。海伦象只外形迷人的大蜘蛛，爬进了他的企业，到处织网，不仅控制了他的时装设计，还控制了他本人。

想起往事，他不由得仰天长叹。还有更糟糕的事儿呢！她为他带来的成功得到了巨大的报偿——金钱。因此，马赛罗象蚕一样耐心地吞食，在合作的幌子下偷偷买进了海伦·朱诺国际公司的股票。海伦还蒙在鼓里，他就出人意料地坐上了董事的席位。

好几年过去了，他被海伦扼得喘不过气来，今天这种日

子总算到头了。

他的崛起将促进她的毁灭。

曼哈顿区。苏顿广场边一幢孤芳自傲的摩天大楼里，希茜·巴维尔正站在十七楼自己的套房里法国式阳台门口，沾沾自喜地欣赏着下面东河的景色。淡淡的太阳光时隐时现，照耀着路旁紫杉树上的层层冰柱，第五十九大街桥上来来往往的车辆，象缓缓爬动的火柴盒。

希茜站在那里，口中不断吐出的烟圈钻进紫罗兰色皱纹呢窗帘里消失了。她刚打了一个电话，只简单说了两三句，但她心里十分满意。对方告诉她，海伦·朱诺已提前回到城里。毫无疑问，那粗野无比、徒有漂亮外表的女人已嗅到了血腥味。希茜美滋滋地想，大概是仓皇逃回的吧，真是大快人心。等着瞧吧，她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！等待了十年，终于要摊牌了。

再好也没有了。

希茜·巴维尔38岁，生得小巧玲珑，千娇百媚。她身穿一件深紫红色的土耳其长袍，脖子上戴着用拜占庭时期金币串成的项链，头发呈蜂蜜色，由于鬓发上搽了过多的头油显得有点僵硬。猫头鹰似的鼻子配着刀削似的鼻梁。山猫一样的眼睛绿盈盈的，机警活泼。她心平气和，多年的精心准备马上就要见分晓了。

希茜在社会上联系很广泛，但无人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名字，她要别人把她叫做 Z.Z，大家就叫成希茜。久而久之，也就惯了。希茜本人对这种结果也很满意。

她回过头来，在房里兜着圈子，拜占庭金币随着她走路的节奏叮当直响。